

守望乡愁

字库滩

◎周华

经过一段缓坡后，一座小桥出现在视线中。说是小桥，其实就是一块水泥板被固定在两个桥墩上，但就是这块水泥板，却驮起了乡亲们的匆匆脚步。与小桥相伴的，还有一汪河水和几只麻鸭。河边的麻柳树早已经遮天蔽日，那些写在沙滩上的童年故事，仍然历历在目。唯有那历经沧桑的字库彻底消失了，让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那里曾经也留下过传统文化的符号。

家乡属于浅丘区，并没有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只有几条如练的小溪在经历了一路蛇行后，亲热地拥抱着一起，于是，便成就了一条比小溪大一点的河。那条河承担着灌溉、饮水和天然浴场的功能，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乡亲们。河水时而湍急、时而舒缓，在湍急的地方，哗哗的河水声仿佛在演奏大自然的序曲。而在舒缓的地方，则形成一个个清浅的河湾。河面如镜，清澈的水中鱼儿游弋，河岸逶迤，岸边杨柳依依，与柔美的沙滩、田园、房舍构成了一幅写意山水画。

在众多的河湾中，最出名的应该算是字库滩了。

其实家乡有多处地名与字库有关，有字库滩、字库田等。为什么会有如此地名，童年时还真的是一头雾水。直到上学后，外婆才给我讲起古人惜字的故事，这才对“字库”二字有了一定了解。

与其它的河湾一样，字库滩其实就是一汪在途中稍作停留的河水。那些从山中一路奔涌而来的溪水，在经过一座座小山后，突然就放慢了脚步，在一段田埂下形成了一处不大的河湾。河湾修长，水深约两三米，旁边有一片沙滩，那里不仅是我小伙伴们的天然浴场，更是我们玩沙的好去处。几株垂柳很随意的散落在岸边，每年立春过后，柳枝便会在微风中舒展身姿、披上绿装。浅绿色的沙滩有点像画家随意涂抹的油彩，一直延伸到河湾深处。每年夏天，我和伙伴们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在沙滩上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堆沙山、修“公路”、架“桥梁”，钻迷子（潜水）、打水仗，直到把平整的沙滩折腾得面目全非，把自己晒成非洲小黑人，也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还在河

边的田埂上刨出一个个小泥坑，把麻柳树苗移植在小坑内，然后在小坑里灌满水。奇怪的是，那些麻柳树居然很喜欢我们为它营造的生存环境，在人为的小坑里疯长。

童年的时光总是像家乡的春天一样，写满了花红柳绿。在岁月的更迭中，沙滩被暴涨的河水抚平，又被我和伙伴们刨开。人越长越大，沙坑越挖越深，直到有一天，我们居然在沙滩上刨出一段刻着字的条石。条石上的文字隽秀而又飘逸，但对我们而言那就是天书（后来才知道那是篆书）和问号。直到外婆从沙滩经过后，这才将一段沉淀的故事牵了出来。

记忆中的外婆是不会写字的，但外婆只要发现地上有有字的纸张时，都会俯身拾起，并将其小心收拾起来，带到干净的地方烧掉。童年的时候，并不理解外婆的这一举动，但就在我小伙伴们刨出条石的那年，外婆给我们讲起了民国时期乡里那些读书人惜字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故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字库有关的地名。

外婆生于1919年，但由于家境不好，所以根本就没有上过学。听外婆讲，她小时候故乡并没有学堂，只有几户有钱人家办有私塾，既教自家的孩子，顺便也收几个学童，这其中最有名的是高家私塾。家务之余，外婆也会到高家私塾去蹭学，慢慢便与教书先生熟络起来。看到外婆十分好学，先生便默许外婆旁听，时间久了，外婆竟能背出《三字经》来。据外婆讲，当时私塾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另外还专门开有习字课，主要教授写毛笔字。习字课需要学生自备笔墨纸砚，因为家里穷，再加之不是正式学生，外婆根本就不可能上习字课，只是经常帮教书先生把写废的纸张送往位于小河边上的字库。

从外婆的讲述中，才知道字库是古代文人“敬天惜字”的地方，一般都是办有私塾的大户人家才修有字库，主要建在场镇街口、书院之内、道路桥梁旁边。外婆告诉我，字库的全称叫字库塔，从外观看，字库塔具有不同风格与造型，大多采用六角或八角柱体，也

有的建成简朴的四柱体。塔身通常有一小孔，或方、或圆或倒U形，字纸便从这里投入。修建字库塔的高度，主要与建造者的家境有关。教书先生和学童用过的字纸，都会被收集起来送到字库塔焚烧。久而久之，这些曾经建有字库塔的地方，便演化成了地名，并一代代的流传下来。

可能是盛产条石的缘故吧，家乡的字库塔大都用条石建造，并在上面辅以精美的图案、文字。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字库塔相继遭到了破坏。那些被拆掉的条石，大多被乡民们用来修氨水池、做磨刀石。后来，我在一处废弃的氨水池壁上，还看到了几块刻有图案和篆体字的条石，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告诉我，那是家乡最大的一座字库塔上的条石，条石上刻的是仓颉造字的故事。

外婆虽然曾在私塾蹭学，但最终并没有成为私塾的学童。到了母亲这一代，才真正圆了一家人的私塾梦。母亲和大姨的启蒙老师姓高，名蒙良，是高家私塾的第三代传人。听母亲讲，那可是家乡学识渊博之人，尤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会画梅兰竹菊、花鸟鱼虫。特别是逢年过节，他都会为乡亲们写对联。在高蒙良老师的教授下，母亲也练就了一手好字。字库滩的那座字库，就是高家修建的，每逢农历初一或十五，高老师都会换上干净的长衫，率众学童前往字库焚烧字纸。在字库前，高老师首先要净手焚香，然后将字纸投入字库，再借香烛之火点燃字纸。可能是得益于高老师的言传身教，外婆和母亲都养成了惜字的习惯，并一直将这一习惯保持到了生命终结之时。

让人遗憾的是，高家的字库塔并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厄运，最终成了人们修建氨水池的材料。塔顶的那些小条石更是被丢弃在沙滩边，在岁月的洗礼中慢慢地跌出了人们的视线。

河还是那条河，奔流的河水依旧重复着一路向东的模式。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早已经物是人非。童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就像逝去的流水，再也不可能回到原点。只有一个叫字库滩的地方，被参天的麻柳树拥在怀中，继续让人产生遐想。

陪你游甘孜

走近德格印经院

◎韩晓红

终于，你把木板雕刻成一种文化奇迹，一种高尚的宽阔胸怀，一种人类行走的呼吸，一种令世人惊叹的灿烂与记忆。

而我，在行走了很远之后，终于走近了你——德格印经院。在历史的胸脯上，我享受到了宽容与气度，感受到了先人行走的足迹，以及那一轮落日的沉厚与赭红。

很多荣耀与故事都在木板上形成值得骄傲的叠痕，整齐的木板闪烁着智慧的预言，记录着先民的呼吸与沉雄。

光晕从木板上雕刻的字里行间闪耀出来，步履稳健的岁月把一个民族的聪颖与智慧定格成一片温暖心间的格言。

历史的老人伸出苍劲的茧指，把一颗鲜活的心灵融入岁月的砂砾，镌刻进人类社会发展固定轨迹的岩石里。生命的符号沿着特定的轨迹嵌入历史泥土中的根梢，思想的花朵则在历史这棵高大树干上绽放，驱逐无垠的黑暗，无水的沙漠。有缘的生命在宇宙呼唤声中凝结成属于生命的拥抱。

印制在狼毒纸上的文明，是一行行奉献给人类的晶莹智慧；一片片叶片般的思想，在灿烂阳光下被折叠成哺育心灵的花朵，而音符就这样被静静地存放在木制架上。

憧憬的失望，失信的承诺，在金色般闪烁的印版上被荡涤得无影无踪。寺庙里的沉重钟声回响在一块块印版的流淌文字上，宛如一朵朵灿烂葱茏的花朵释放出温润的丰韵。而岁月则在这样的魅力符号中展开疲惫的翅膀，丰满着行走中的足迹凝集出来的一缕缕关于真诚与爱情飞翔的梦想。

母亲孕育着怀里的婴孩，父亲则把毕生的理想与追求圈进生命的年轮。

我伫立在印版旁，多想自己的思想能够成为这一块块印版，有那么多的文明，有那么多的浪漫。而所有的追求，都会在这这样宁静的存放中，经历雷电的洗礼，经历风雨的洗礼，然后开始属于人

类自身的攀援。

所有的风雨雷电在头顶上威慑的暴戾和狂虐，无疑都会在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掌心里纷纷跌落。

生命的亮丽，则在静谧中点燃辉煌的轰鸣。

满带尘埃的足迹也会在浮躁中走近这些印版，在文明的光焰中选择属于自己的足迹与生命，而虚伪的灵魂终会让脚步悬空，跌入生命的深渊。而那些半生匍匐在印版上的灵魂，依然用虔诚挺着支撑天穹的生命光亮与高度。

任由时光飘逝，任由白天与黑夜交替，最终在印版丰韵的世界里静卧成思想的光焰和生命的价值。岁月的天空，因了这些印版而丰富灿烂，山河因了这些印版上的文明符号而行且久远，渐渐升起。

而我，则在这样的静穆中，轻轻地述说这些远古留存下来的语言。

这是一个深邃的世界，有风吹过，有狼毒纸扬起了纸角，许是想起了属于历史的心事。

伫立着，我动情地阅读，感悟先人内心翻腾的滚滚热浪，而我的虔诚，却在阔大的胸襟里像风一样掠过。

一位英雄刚好从这里走过，把英雄的精神与气质定位在刻板，散发出诱人的芬芳。我和众多的信众一起，徜徉在那一段辉煌的历史中，倾洒着感动的情愫和泪水，呼吸在郁郁葱葱的林中……

我的思想是那只骄傲的蝴蝶，在阳光下婆娑起舞，沉静的巴官成为精神栖息的地方。怀里拥抱着，却是淡淡的心绪与安静。

有人在巴官门前把心情刻入石头，有人怀着属于自己的心情在一旁观望，有人则把石头放入怀里，并投入了善款。

世界是精神的，人只是一个符号。木刻板是心灵的鲜活表述，是心灵的诉说。我的向往是一株巨大的狼毫，在心灵的原野里挥动，或许是狂草落入史海……

五月的晒坝

◎宋扬

五月的风带着麦香在村庄四处飘荡，晒坝成了大战红五月的第二战场。

方方么爸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方方么爸双手抱了麦秆的一头，在他的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后，“啪——”麦穗重重地撞击在石板上。麦秆如同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每一声沉痛的呐喊，都是在争命。麦秆的喊痛和初生的麦子的啼哭和根明大伯浑身的力量和方方么爸飞溅的汗水都砸在晒坝上。晒坝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晒坝知道这就是自己被庄户人家夯实土基，被水泥抹平地面的终极意义。

晒坝在连枷一次又一次有力地撞击中幸福地笑了。方方么爸和么妈站在晒坝中间。两把连枷高高举起，又重重拍下，“啪嗒——啪嗒——啪嗒——”“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只是歌谣里夫唱妇随的爱情，连枷代替方方么爸和么妈把婚礼上唱不出嘴的情歌补上。在方方么爸和么妈的情歌里，晒坝与连枷洞了房……

麦粒是连枷与晒坝的孩子。晒坝在敞开火热的怀抱迎接连枷后，又把

温暖的胸膛留给孩子。火热的晒坝要用温暖的胸膛把孩子们稚嫩的身体熨烫坚实。

晒坝把生命的元气都输送给麦子，麦子的身躯温起来，热起来，烫起来。整个晒坝的上空，有看不见的水汽在悄悄升腾。麦子变干了，晒坝变潮了。麦子吸走了晒坝太多的元气，晒坝需要补阳。么妈把麦子一捆一捆扫成垄，她为晒坝腾出空间让晒坝直接接受五月太阳的光和热。不需要太久，晒坝又元气淋漓了，又母性火热了，又可以把火热给予每一个孩子了。

五月的烈日下，平躺在晒坝怀抱中的麦子粒粒金黄，颗颗璀璨，他们终于在晒坝温暖的怀抱中，把自己淬炼成了精灵……

晒坝看着颗颗粒粒麦子在风麦（谷）机里水一样的流淌进洗干净化肥口袋时，晒坝已是蓬头垢面一身麦灰。一场及时的雨下下来，晒坝上空弥漫起麦灰有些呛人的气息。雨听见晒坝和自己一起哭了。晒坝的哭声低低的、呜呜的。雨知道，那是辛酸的哭泣，那是欢愉的哭泣！

